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十四

詳校官宗人府丞臣竇光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十四

帝王部五　帝王總載

帝王總載八　論文

論原魏王粲難鍾荀太平論曰聖莫盛於堯而洪水方割丹朱淫虐四族凶佞矣帝舜因之而三苗叛戾矣禹又因而防風為戮矣此三聖古所稱大聖也繼踵相承且二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而乏之也然則此三聖尚有

所不能平則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周公之於三聖不能踰也三聖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頑民所可知也茍不可移必或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錯矣孟軻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有大而言之者刑錯之屬也豈億兆之民歷數十年而無一人犯罪一物失

所哉謂之無者盡信書之謂也　曹冏六代論曰昔者

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兼并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率禮包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

浸以陵遲吴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内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漢祖奮三尺之劒騁烏合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已來其興功立勲未有若漢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

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吕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東牟朱虚受命於内齊代吴楚作衛於外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再傳非劉氏有也大魏之興覩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虚之地君亡使民之失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内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

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　增宋蘇轍夏論曰聖人之道苟可安天下不求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為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為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

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爲天下故也啟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

不喜異也如此　蘇轍商論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葢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

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内侵京師不振卒於廢
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彊
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
詩書詩之寛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
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
之風俗葢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强不屈之俗也故
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
止葢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

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不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原魏高貴鄉公少康漢高祖論曰上問荀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殄滅少康收輯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壟畝芟夷秦項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顗等曰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與漢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上曰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隷能布其德而兆有其謀卒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勲漢祖因土崩之勢收一時之權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但除苛禁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歿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地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也　後漢孔融周武王漢高祖論曰周武王從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五十世俱有魚烏之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逺有四呂公望形而薦女呂后見雲知其處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

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遺之是寛裕又不如高祖也

魏文帝周成漢昭論曰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僉高成而下昭余以為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禀賢妣之貽誨周召為保傅吕尚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沈漬元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啟諸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

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宫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有啟金縢信國史而後乃悟哉使夫昭成均平而立易世而化貿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譏興此其艱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縢然

後垂泣與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罹人謗而不出周公賴天變而得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計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而論二主余與夫始者

增宋蘇洵六國論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

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

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蘇轍六國論曰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踈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

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彊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

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内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　原漢賈誼過秦論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

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縱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寛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縱離横兼韓魏燕楚宋衛中山之衆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天下諸侯已困矣及至秦始皇奮六國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

俟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

甿隷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山東豪俊蜂起而亡秦族矣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宫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魏曹植漢二祖優劣論曰客有問余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為受命

撥亂之君此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為先余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强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勲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沒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酖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然彼之雄才大略倜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覯彼能

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勲而遺元功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徳稟貞和之純精通黄中之妙理韞亞聖之懿才其為徳也聰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歘爾雷發赫赫神舉用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埽殘神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西都夫其盪滌凶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埽朝雲也爾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

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羣下欣
欣歸心聖德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實融聞聲而
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
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朴有羲皇之素謙
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弘迹
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而業殊比隆則
事異旌德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
劣卒能握乾圖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

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勲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增宋曾肇漢文帝論曰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為天下大殘淫侈之俗為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葢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

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材賄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為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尉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麛卵殺胎伐夭皆為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由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

入之厚薄而為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賔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為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内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内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僣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行殘賊之所以熄葢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為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

度量分畍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曳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埶而末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飾文繡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綈而斥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非虛言也雖然

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唐王勃三國論曰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絶奸回竊位
閹宦滿朝士之蹈忠義履氷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
誅伏閭巷則嬰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埽地
將盡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絶之綱舉土崩之勢
明矣向令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溛汜棄文和
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右亂麻之屍何
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於河上天子露宿於曹陽葢

由何公之不明賈詡之言過也於是劉岱喬瑁張超孔伷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騁其驍悍運其謀能海内囂然於兹大亂矣表本初據四州之地南向争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瓚既窘斃術亦憂終譚尚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覩長策而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

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泰之痍請吕蒙之命用能南開交趾驅五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於暴酷則彭蠡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寛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謙讃之間覊旅袁曹之手豈

拙於用武將遇非常敵乎然倫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啟西土者其惟雅量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舉而棄之乃知德之不修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髣髴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信超然之雄傑矣而弊於褊刻失於猜詐孔融荀彧終罹其災孝先季珪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能懷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富於春秋光膺禪讓臨朝恭儉博覽墳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者矣不能

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於匹夫衛樞委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諒闇之中近抱弃毗取笑婦人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於兵革人力殫於臺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經緯遠圖求之數君并無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陳留王之賓館已啟天之報施何其速哉　朱敬則魏武帝論

曰皇漢失圖綱漏讒慝賊臣承間搖蕩宸居於是九州幅裂四海橫流釋位勤王天下雲集曹公明鋭權略神

變不窮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聽不惑臨事決機舉無遺悔近古以來未之有也雖復名微衆寡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趨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微故有荀彧郭嘉邢顒程昱賈詡朱雲等或斂風長感或一見盡懐然後覽英雄之心騁熊羆之勇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而顯至公旌賁忠良芟夷叛逆神道輔德百姓與能武功赫然霸業成矣救弊即可仁則未知荀文若首預經綸提挈草昧

清神昭乎物表妙識出乎機先造我魏邦繄其是賴一言不合五毒將施無詞寄文空器見志可不劇哉加以孔文舉與道翱翔盡忠漢室崔季珪天骨高爽志在扶傾豈大盜之所安也嗚呼欲盜之子見錦而不見人弭謗之君尤人而不尤己豈知羣鷗不下衆雀遥驚者乎昔武周之澤及昆蟲不能感食薇之士漢高之功濟草木未能屈歌芝之賢猶且遂其孤貞容其怨讟況功未半古德異樂推遭神器之流離問寶鼎之輕重欲使庶

人不議寧可得乎楊德祖才雖清秀志非遠圖託事行誅死非其罪司馬懿雄才大度勇而有謀審其狼顧知而不剪故知忌小怨而忘遠圖料目前而忽身後豈所謂旁求哲人俾輔後嗣者哉或問曰天厭漢德海内分崩三雄鼎立俱受眷命乃至控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圖遠算何者為先君子曰孫仲謀藉父兄之資負江海之固未敢爭盟上國競鹿中原自守末餘何足言也蜀先主抱英濟之器無角逐之材遠竄荆蠻畏曹公神武奄

有庸蜀乘劉璋之政衰國小人夷風頹俗陋山川險澀異峭函之奥區江漢通流殊河洛之朝市豈得抗衡中夏齊足當塗乎且夫度德而處量力而行劉備豈薄先王之舊居輕齊魯之故俗若泰伯之適吳越孔子之入九夷哉蓋不得已也是知才雄者地廣國大者兵强地既由才才寧可易也　宋蘇軾魏武帝論曰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

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争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争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

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原晉陸機辨亡論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埽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雖兵以

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乎令

圖從政咨於故寔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輳猛士如林謀無遺諝舉無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吴而與天下爭衡矣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皇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飈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

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内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陳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發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

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又辨亡論下曰昔三方之士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掩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飾智功力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弗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擢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

不患權之我逼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有巨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太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

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有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川之崩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寛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

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干寶晉紀總論曰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採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周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

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巳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搆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元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光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埽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

下偷足以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畆行旅草舍外閭不閉雖太平未洽亦百代一時矣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擅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

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天下者大器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魚龍之趨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故衆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加之朝寡醇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趣向失所學者

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辨而賤名撿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葢共嗤黜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遴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其婦女莊櫛織絍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功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天

下莫之非又况責之閫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之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增唐太宗晉書宣帝論曰夫天下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以來處其憂而為樂競智力爭名利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

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陵威用人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寛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覩其雄畧内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滅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旣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遺以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

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寔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主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夫經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

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隱過於當年終見嗤於後世亦猶竊鐘掩耳以衆人為不聞銳意盜金以市中為莫覩故知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知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原晉干寶晉武革命論曰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

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荒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得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令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唐太宗晉武帝論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寓敷化弘道是以佚道代勞以治易亂絶纎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

而見容嵇紹許竒雖仇讐而不棄仁以御物寛而得衆
宏畧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静家給民足聿
修武用思啓封疆决神筭於深衷斷雄圖於異表馬隆
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為
墟通近代之不通服前王之不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
天地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
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視天
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存

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而遵塗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向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兇豎懷奸志而擁權楊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遂至宫車晩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竟滅其本棟梁迴忠而起偽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以至海内板蕩宗廟播

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亂國不可以安也亡家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奸謀迷王渾之偽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

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二世而成業延三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鮮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增唐朱敬則宋武帝論曰蓋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歷觀帝王之作未有不因人墜塗炭而得志或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是知秦有閻趙之隙漢罹莽卓之災晉由曹氏之專宋實桓玄之篡始得奮其智力救此倒懸陳浞羿之

章問滔天之罪況劉裕天錫神勇雄略命世雷動四方風發竹里龍驤虎步獨決神襟長歛一呼義聲四合摧虐楚已成之業復遺晉久絕之基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雖古人用兵不足加也至乃網羅俊異待物知人動必應時役無再舉西盡庸蜀北劃大河自漢末三分東晉拓境未能至也

盧思道北齊興亡論曰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關右剪為二國永熙西遁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

既而水運值竭天禄永終齊室比迹於唐虞周人踵武於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纔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勒鼎之功至於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祀絶易世之由雖傳之者舊載於史策通人雅旨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近世治亂粤可略陳在魏正光兆雞司旦爾朱榮乘釁内舉滔天泯夏餘燼跋扈延禍王城海内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天縱英明

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龍攄豹變扙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纖醜族然後拔立宗枝入纂皇統羣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爲梗遷鼎舊鄴國命惟新朝章國憲爍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畫於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羣雄内外肅清朝無粃政佚

景背恩棄義狼顧汝穎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於是
謀臣運策猛士摧鋒渦陽之役允渠匹馬南逝寒山之
戰吳卒隻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蹔
臨如風埽籜三秦掠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
魏孝静以天歴有在鼎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
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慮匕首竊發爾其夷凶翦暴
剛斷英峙天崩地圻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堪多難文
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於時政有

彛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静方隅内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燎天改物兵强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有如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無虞天保受命迄於五祀黄初泰始不能逺尚爰及中年誕縱昏德頼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彦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固學無不綜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言應劉媿其藻麗每乘輿

四廵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彦之為朝野貴賤至於今稱之儲君繼體纔歴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於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邇聲色不事晏遊孝於太后篤於昆季慎惜名器愛養黎

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觧吏事尤好禮容但政尚苛碎暗於聽受降年不永朞歲而崩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禀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淚不承瞼有和士開者爰自黄門漸至端右晝景娛侍略不休停恩寵勢望燻灼朝野甲第當衢侔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筐篚苞苴煙聚波屬河清之末長彗為災太史奏言須有禳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粲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

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處内自擬伊周趙郡王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藩王之内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於馬鄧遂使密戚賢王絞縊以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託城社末如之何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無領憲司憤其所為切齒忿咤執送南臺異其身首京師市里𠌯蹈成羣梁董

之慶不足斯比自茲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妝固之勤重其佞媚韓長鸞以韝紲之能悦其趨走陸子駱提婆者出於皁隸本是𨐋工愚暗庸短僅辯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窮極富貴轉日迴天其反道違常速亡趨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周武大捷平陽乘虛徐入將有降心士無鬭志前世耿賈之雄俛首頓顙先朝貔虎之鋭屏氣重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

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之衆齊之所畜盡為周有不亦哀哉　朱敬則北齊高祖論曰昔張讓叚珪濁亂天下漢名董卓將顯其誅竟有小平之奔曹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紇點辱皇猷魏收爾朱榮欲洗濯宮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藉此用承明命故曰亂者理之源機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竦器宇深沉望之儼然風塵自遠聽之愈厲雷霆或聞因天下之心覽英雄之議以普泰元年六月建旗於信都以討爾朱兆為名

當時趙魏之豪盡其死力葢代之傑共其奔走然後數亂常之罪顯安忍之辜發義帝之喪三軍縞素承滙汜之逼萬里同心莫不精勇感神人雄略出天地檄詞未草聲已振於賊庭王誅欲加命乃懸於鬼録既而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開幕府以臨外藩分腹心而統京邑雖生我者父母立我者高王既懷震逼之威易為芒刺之說周鄭交惡衍殖構氣趙鞅畏讒遂起晉陽之甲裏王失據乃有居汜之悲雖表數相仍公怒未息紫宸不可

久曠丹穴難以更爊遂應飛來之謡乃議遷都之便關西河北翦為寇讐天平永熙便成敵國於是疆場大駭鉦鼓相聞邙山之師杖馬捶而自免砂苑之役跨騂駝以遁歸勝負相參波瀾不定豈功厚利各有可觀者焉若乃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子如之蝨看尉景之肱喻高昂於肝胆委侯景於半體此明達也牽馬麥田不飲社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其富貴感虎兕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雖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折

人望攸存即與夫嬖買充忌荀彧不同時也　盧思道後周論曰周太祖纫而機警智數過人屬魏多故召募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耒一見推為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廵奉迎車駕扶天子以會諸侯萬世一時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灞滻雷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數千奬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竇泰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髙敖曹以鋭氣先登臨陳授首兵革歲動敗鮮勝多髙氏

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及蕭氏將亡遑服震擾荆郢內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矣　朱敬則梁武帝論曰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生而神異動多奇怪此天表也永元之初羣賢受命竭懷輔正盡力康衢細隙未開纖塵不動而雄圖英算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山之必焚理欲先天未遑後舉叫嘯龍虎合集風雲馳兩函以取荆州連五營以震都邑長流遠邁獨決方寸

霜風飛埽雲雨霑沐白旄一麾頑童授首乃弔兜䰟而
謝牛酒貽筐篚而軾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謳謳歌是
逼獄訟攸歸代德立成眷命斯在然躬覽載籍儵睹興
亡留心求瘼勵精納善雖化未大道時亦小康也若尋
其德音討其風俗尚根淺易拔源涸難流禍亂相仍葢
其宜矣昔魏太祖兵鋒無敵神機獨行百姓與能天下
慕德猶且翼戴弱主尊獎漢室降及宋高剪平偽孽安
復王家義聲薄天髙誠動日然更懸兵四嶽決勝五湖

兆靜燕塵西清秦霧宏勲不讓盛德見推俻物滿庭猶
非所望故晉帝今日之所事本所甘心義士猶或非之
通人尚為薄德况梁取天下又甚於斯南康主盟實稱
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而動義兵國步既寧家怨又
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
理非飾詞寧知悠悠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僞迹頓至於
斯欲令節義行於比屋其可得乎夫君人者日月齊其
明陰陽資其信江海同其量天地偕其容未有飾智

愚衒材惑衆每事皆欲先人所唱復須稱賛浮華道長
輕薄路開以天譴為嘉祥用妖怪為休祉聚斂俱極賞
罰無章有識為之寒心羣寮曾不先覺利器不藏奸夫
得志然侯景之兵我人也仗我器也豈異術哉由上之
失教也帝子王孫跨州連郡未有晉鄭齊心年虚合契
五侯九伯列海分山罕聞申包胥之頓哭秦庭茅夷鴻
之幣謁吳國戶口徒衆不覩死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
報恩之士長洲杜若一旦凋零稽山竹箭忽然摧折可

不慎歟或問曰梁王不以黄屋爲尊紫宸爲貴雖欲絶愛遣色歸空有湯武之憂勞若堯舜之臞腊享國五十若登春臺忽爲羇旅叛臣鳴吠逋醜長戟指闕强弩臨城兵折意窮忿毒而没善不可恃岐路何歸君子曰武帝暮年荒誕實甚殫守縣之力不充自縱之資盡丁口之租纔足緇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秦皇以六合之尊造瓊室而天下土崩作阿房而寰中瓦解況地比一郡國乃三分外有征戍之勤内有雕靡之弊加以金

利寶柱爛漫雲霞至於銀榜朱簾的歷星月神慈人怨禍積患生何足疑也　梁何元之梁典論曰歷究前書詳觀往行昭晰千載氛氲萬古考其寛猛知布政之善惡驗其黜陟識其主之是非以曩求今工拙可見齊季昏虐政由羣小朝宰被無辜之誅藩戚懼淫刑之害高祖痛兄弟之戮因天下之心舉荆雍之師興湯武之伐指揮則智勇風從號令則遐邇響應取鄗郢若拉枯定金陵如沃雪黄鉞既斬白旗乃懸師不疲勞民無怨讟

樂推斯在代德是膺逆取順治享年四紀萬幾事廣六職務殷負扆君臨勤於聽覽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以藝業之美莫以比倫洞曉儒元該羅内外舉洙泗之餘教針其膏肓採周孔之遺文正其魚魯於是開廣庠序敦勸後生執經者連袂負笈者排肩濟濟多士於斯為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為得也夫根深者葉茂源遠者流長是以擇沃壤以置王畿國都圜於六鄉封城號於千里其外則布之以五等列之以萬國分彊畫野立樹黨

閭境隴以懐其仁桑梓以安其俗諸侯守境土以事於
上天子執賞罰以臨於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弼
於内朝九牧佐於外政間之以賢戚參之以懿親弘仁
義於區中被禮樂於遐表忠信之禮達謙讓之風行然
後龜龍游於池沼鸞鳳棲於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於
上民亂於下猶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絶而更續顛而必
扶數百年外方至於滅周道既没斯風漸喪洎於後代
其弊尤甚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莅民之長守

次更為前人未安後人便及迎新送故疲於道途高祖博覧今古備覩興亡猶復蹋其遺風襲其弊法澆薄逾甚淆紊日滋梁氏之有國少漢之一郡大半之人並為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收縛無罪逼迫善人加以朝務内叢官方外曠有其位而無其職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輻輳人君雖敏有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於親覽忘彼責成就此而言大失有二習守膠之弊棄更張之善屈子投

江寧倫其痛賈生慟哭豈踰斯悲自晉室東徙權寓江濵桓伐燕秦而不振劉克函洛而還亡至於宋齊疆場侵蹙髙祖躡斯頹運有志呑併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之通凖然六納魏主一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既勞止汔可小康昔勾踐之欲滅吳前為其政兵強國富然後用之一舉而虜夫差再舉而霸中國髙祖進不擇將退不教民雖慕古人安能有濟孫子曰善戰者前勝而後求戰善勝者前戰而後求勝明者出師必前料

敵豈可暗兹人事幸彼天時哉且國有累卵之憂俗有土崩之勢開幸人之志兆亂臣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尅王城驅我人而圍天闕勢如破竹易若轉圜萬里靡沸四方瓦解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漸矣世祖聰明特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爲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極星象之功窮蓍龜之妙明筆法於馬室不媿鄭玄辨雲物於魯臺無慚梓慎至於帷籌將略朝野所推遂乃撥亂反正夷凶殄逆紐地維之已絶扶天柱之將傾黔

首蒙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微管之力民其戎乎鯨鯢既誅天下且定早應移鑾西楚旋駕東都禋祀宗祊清蹕宮闕西周岳陽之敗績信任宇文之和通以萬乘之尊居二境之上率土分崩莫知攸暨謀之不善乃至於斯敬皇世祖之裔允應下武天不福善早世登遐土德代興火行告謝驃騎王琳懷申胥之志蘊荀息之忠爰納嗣君更紹頹運於是嘯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戰鬬水潰山崩君臣播越寄命齊土若乃萇弘興周而

逮咎王永復泰而延殃天欲亡之非人能救夫創天下者至明者也喪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湯興其功桀紂廢其業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後君逮玆梁室有異於此何則高祖撥亂除殘反身招於禍亂世祖復讎雪恥翻手命於冦讐敬皇繼祀而鼎移後嗣紹基而祚徙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自天所祐歸於有德元之官自有梁倫覯成敗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子採其聞見撮其衆家一代之事可得覯矣　唐

朱敬則陳武帝論曰梁自侯景入寇蕭詧外奔西鄰責言南風不競是以大命集於有陳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葢姚襄劉備之儔也惟寛以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羈雄勇葢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湖羣盜日尋戈戎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以梁大寶三年二月會王僧辨於白茅灣齊小白之合諸侯以謀王室臧子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故戮力盡心有死無二義聲一發其從如雲盪徧地之横流廓溥

天之巨浸鬰侯景於竹里執王偉於草間爰其息歸膽烏遂止仍以新不間舊疎不間親髙讓近臣方求別統昔魏推衣紹漢謝項王道貴能伸理不嫌屈及江陵不守喪君有君彊埸無虞郡臣輯睦足以攄三瞳之遺憤歇萬國之夙悲既上宰變圖假立非次晉出子圉秦納貞陽陵谷遷移對之長歎君臣易位但覺悲哉况乃居氾不歸馬用方伯在鄭未納誰曰勤王於是潛謀腹心陰名武旅囚杜陵於別室告文帝於臨時舟乗旦潮旗

寢夜月埽重氛於絳闕反宸極於紫微役不浹辰區宇大定加以北挫蕭軌西拒王琳聖德日新元勲漸茂然後繼宋齊之丕業承舜禹之大名昇壇而告上元分珪以揖羣后大哉美哉人無間焉但雲雷尚屯邉塵未輯翌日告漸綴衣在庭楚之王孫歎布衣之未返燕之太子踐機橋而不歸悲夫　原唐太宗隋髙祖論曰夫帝王受命非因衆人之所舉既乘便之取不同優劣之勢各異或雄圖内斷英謀外決海納山容如覆如載磊磊

落落真帝王者也只如文皇起自布衣臨馭四海欺孤兒以致天下奪寡婦而登神器復留心萬姓務從儉約自金陵滅後奢泰日滋起仁壽於五柞移新都於灞岍合浦珠璣填於帑藏江南姬媛納於椒掖仁壽之役萬姓力殫雕琢之功中民竭產從渭至灞寧不為勞移故就新理多其弊心隨地廣意逐時驕猜忌無端觸途多諱文母夷戮兒母被誅牝雞晨鳴皇枝勦絕廢長立少付託失人功臣良將誅夷脩盡享年不永豈非天乎

增唐朱敬則隋高祖論曰昔孫資陰謀晉宣入輔鄭譯矯制隋文受遺自此而有魏人從斯以遷周鼎葢天厭亂德神誘其衷若妄指河氷遂成王業誤擊金鼓仍啓霸圖也況體貌奇特儀表絶人周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韋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屬周多世故禍難洊臻始以后父之尊遂受托孤之寄騎虎不下犄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從亂如雲

王譙據蜀其徒若市遂能驅駕豪傑委任忠良不下廟堂天下大定然後謳歌允集文物滿庭卿雲曉聚長星夜埽拱揖而朝羣后昇壇而類上帝紹舜禹之遺躅光漢魏之大名於是流曠蕩之元風浸淳古之膏澤削秋荼之繁令革亡國之哀聲加之以恪勤廣之以質素太陽滿昆蟲之穴湛露垂竹葦之苕教人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俄屬陳朝喪德江海揚波自絕於天結怨於下乃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

漢之舟翩翩龍躍集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横大江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苦戰子文之魂魄飛揚建業大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既遭岸上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𨙸以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吴士春波暫洗汙俗咸新秋露一零弊化斯改故使六合之中如覩曉日八紘之内若遇新晴况復盡力於人厲精為政躬親以率下因心以感物烟火萬里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歌天無垂象之誡元菟丹徼煙燧不驚玉檻金河波瀾

久息天子登雲臺而訪道㝎垂拱而無為公卿指日觀以推誠願升中而每竭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天性既猜素無學術意不及遠政惟目前是以牝雞司晨讒人罔極剖符誓山河之誓同盟多翦黜之悲恩不終於有功罰每深於無罪是以知隋運之不永矣君子曰昔陸孟知中興之徵宣帝始重儒術李通稱漢家之命世祖專信讖文時好既行其流遂廣故子雲符命尹敏偽言即其類也髙祖少愛不經之談遂好迂誕之說所以

王韶順旨衰充取容賞溢丘山恩深江海豈不弊乎又祥瑞者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集於孟津六王至於陔下周人岐山之北晉衆江漢之南負樂就陳攜手適宋牛馬内向羣盜外奔宗社乂安黎民不散此瑞之上也若乃連珠共軫的皪清漢之涯合璧齊輝光芒黃道之上四時不爽百穀用成家有孝慈人懷禮義此善之應也至如白鹿朱鴈璚露卿雲鳩雀異毛草木殊狀此並沐我皇澤煦我帝春聖人圓城之中天子生成之物豈

足表太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隋主好之意不能盡遂令巧偽相半何其薄哉　楊夔創守論曰貞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房對以創業魏對以守文葢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勤劬所以見創業之難矣魏以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難也然創業之初雄豪未賓生民嗷嗷唯德是歸所以開基之主皆乘釁而起覩覆車之轍焉肯更脩其軌哉當其雲雷未亨天地猶蒙龍虎交馳煙塵晝昏故得一士則

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聳聽用人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勇於得而踈於失冐履鋒鏑涉歴險危其取也既勞其得也亦勤誠為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霧霽山河有主四海之内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欲而必至如響之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駢肩逆耳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匪關於功過下懾以求命衆怒而莫諫此所以為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

萬機將徯乎治及時既平俗既康以泰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且創業之主既得之後猶墮夙志以壞大業而况求既治之後即已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已以順民抑心以從下者不亦鮮乎魏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心盈中心昃也總而論之療飢者易為食其創業乎醫疾者難為藥其守文乎

明周如砥本朝立國規模綱目如何論曰立國其猶作室者其經營之始必相度方隅諏咨廣狹鳩工庀材絜短計長大匠者乃引繩

持壘剏趾闢基卒之崇卑數隘舉不出範圍疆理之中此其規模也垣墉必固藩衛必嚴棟梁必擇而凡所以維持措置於其間者此其綱也若夫勤樸斲塗塈茨列榱桷通户牖纖徼曲折亦綢繆脩飾焉此其目也惟規模宏遠綱目具備斯可以稱巨麗矣立國之道何以異於是葢自古英君誼辟創業垂統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惟其議法於初也至精至備故其貽謀於久也不愆不忘即三代稱比隆矣而以成周為獨盛焉亦以

其規模綱目監夏殷而益之謨烈佑啟咸正罔缺使子孫千萬世守之雖至今存焉可也太祖天挺神智躬擐甲冑提尺劍逐羣雄得正統膺大寶經綸草昧講畫精詳而成祖興師靖難踐阼承乾運英睿之謀計靈長之策當其時名臣碩輔畢智殫忠相與考究贊襄於其下監歷代之流弊倣成周之遺規凡鈎極數猷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立綱陳紀所以著之章程頒之法制者二祖之立國固卓越百王範圍千載矣今載在祖訓會典諸

令甲等書方册所陳科條至密固未易以更僕數也如削平僭僞肅清華夏嚴明廸亂威懐並流至於鼎新以革其弊貢飾以釐其蠧者悉裁自淵衷出於獨斷如兩京並建形勝得矣十三省分列疆域理矣尊號未上而立宗社以定本也戎務方殷而設學校以崇文也改元三中書省而置六卿使政本有所歸去宋之樞密院而立五府使兵權有所統閹寺止給埽除之役后戚弗干政事之權五刑不得復用欽恤之仁也四夷不得輕伐

窮黷之戒也南郊饗帝而一歲一舉足以通幽明之故
初服紀元而一世一改足以正歷數之傳祀典舉而四
瀆五岳之封號盡除經術明而諸子百家之偏駮無取
春宫之屬不設宦官杜巫蠱之禍也藩國之封不攝民
事防淮齊之變也啟啟萌賢之篇昭臣度也存心省躬
之録示君範也卧碑監規之班正士習也資世教民之
訓淑民行也別善惡則有大誥以示勸懲詰奸慝則有
大明律令以權輕重諸司有職掌而内外大小之相屬

稽古有定制而尊卑貴賤之相安此則舉其綱爾至若
朝覲貢獻之儀章服品式之制爵禄等威之辨奢僭侈
踰之防兵食屯鹽之法征輸税役之務至煩委也亦莫
不變通盡利經理適宜統紀相維纖悉具舉豈不燦然
明秩然備哉蓋二祖創之歷聖守之潤飾鴻猷貽垂燕
翼培植既固締造惟勤將使後之嗣基紹服者即委裘
之存而亦可以享垂衣之休也令夫守三尺出一令於
殿陛之間薄海内外朝發夕馳雷厲風颷無敢有攜心

越志者威名靈爽侔乎造化而紀綱法守足以讋服華夷固如此也譬之作室然雖公輸運巧班倕矢能其所範圍彊理之者既極其宏大而所以維持措置綢繆修飾之者細微周折靡弗至焉固可以繫苞桑奠磐石也雖風雨之或侵扃鑰之偶失苟一葺整而緘固之又奚損於室之巨麗乎噫舊章俱在成憲可監也是在聖君賢相主持於上率作以省其成而已矣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丕顯丕承先於謨烈愚何幸躬逢其盛

文原宋顔延之為湘州祭虞帝文曰惟哲化神繼天作
聖藏器漁陶致身愛敬是以二妃嬪德九子覲命在麓
不迷御衡以正唐歷既終虞道乃光咨堯授禹素俎彩
堂百齡厭世萬里陟方敬詢故老欽咨聖君職奉西湘
虔屬南雲神之聽之匪酒伊葷　增唐呂温謁舜廟文
曰恭惟至仁無方大孝不匱德馨升聞允釐百揆以聖
授聖猶言歷試擇人之君良不可易聖功克贊相待而
宣雷驅四凶雲起八元火治陶土璿璣轉天垂衣巖廟

萬物浩然是稱至理是曰帝者混成雍熙永錫大椴乃眷南顧蒼梧之野歸堯鴻名付禹天下茫茫推遷邈萬斯年三代之後誰為聖賢政如頹波俗若壞山韶樂猶在薰風不還於戲道有通變事有同異官帝家王隨時之義揖讓而禪固非力致所以識者存而不議若輔相之宜則成之規煥乎文章百代可知九官惟舊七政有彝弘道在人太平無時如何後王曾莫是思其甚易簡舍而弗為歷山歸然河水東注唐虞日遠楊墨誰拒瞻

彼歷山薄言往訴庶幾精誠必我依據　宋之問祭禹廟文曰昔者巨浸横流下民交喪惟后得流星貫昴之夢受括地治水之符厎定九州弼成五服遂類上帝乃延羣公自有生靈樹之司牧大災莫踰於堯日勤人不越於夏君向微隨山奠川之功蒼生為魚至今二千九百年矣肇為父子始生君臣興用天之道廣分地之利者嗚呼皆后之功也之問移班會府出佐計鄉遂得載踐遺塵遠探名穴朝玉帛於斯地聲存而處亡留精靈

於此山至誠而響發先王為心享是明德后之從政忌此姦慝酌鏡水而勵清援竹箭而自直謁上帝之休祐期下人之蘸息日之吉神之歆激楚舞奏越吟芳俎溢醇罍深遺羞厭於魚鳥餘瀝醉於山林忽雲遥兮鳳舉空壽堂兮陰陰　原陳沈炯祭漢武帝陵文曰臣聞喬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不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

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僊道窮晏駕翠幕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扶風餘跡帶陵阜而茫茫羇旅纓臣豈不落淚昔者承明見罷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衷黍稷非馨敢望徼福爵臺之心空愴魏君雍立之祠未光夏后瞻仰徽猷伏增悽懼　唐太宗祭魏太祖文曰夫大德曰生資二儀以成化大寶曰位應五運而遞昌貴賤廢興莫非天命故龍顏日角顯帝王之

符電影虹光表乾坤之瑞不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昔漢室旦分羣雄岳立夫民離政亂安之者哲人德喪時危定之者賢輔伊尹之臣啟室王道昏而復明霍光之佐漢朝皇綱否而還泰立忠履節爰在於斯帝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於往代覲沈溺而不拯視顛覆而不持秉狗國之情有無君之跡既而三分肇慶黃星之應久彰主卜啓期真人之運斯屬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增唐賈曾髙祖受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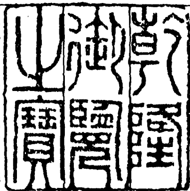
告南郊文曰伏以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眷命所矚謂之
大寶歷數弗在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
湯武兼濟干戈以定殷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
業咸取則焉臣恭承家慶世祿降及曰祖曰考累功累
德賜履參墟建侯唐社地居咸里門號公宮丕緒隆基
足為榮矣但有隋喪德屬釁大業飢饉師旅民胥怨咨
謪見咎徵昭於元鑒俻聞𥁵聽所不忍言臣恭守晉陽
馳心魏闕被首濡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徵

要荒之辮髮輯兆庶之離心誓以捐軀救兹人命指陳喪亂期之乂安有功繼世無希九五惟身與子竭誠盡力率先鋒鏑誓以無貳載蒙弘誘克濟艱難電埽風驅廓清天邑傳檄而定岷峨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即叙東夷厎定非啓非賛孰能兹速尊位世嫡翊奉宗隋戮力輔政無虧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禄告移謳歌獄訟聿來唐邸人符神瑞輻輳徼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期運已去大命有適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

臣逼請令六宗之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

因吉日設壇告類祇畏上帝惠兹下民翼子謀孫罔敢

愆德則小則大無惑無違對越鴻休伏深懃懼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十五　子部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張九鐔

謄錄監生臣姚元開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十五

帝王部六 帝王總載

帝王總載九 表 批答 章 謚號

讓禪勸進表原魏文帝讓授禪表曰臣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受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岳上觀璇璣令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后而承歷數之詔應選授之命内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

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　梁江淹齊高帝讓禪表曰陛下遠視唐虞永揖之典近摹漢魏高謝之禮既鑒金水昏明之數又協雲雷興替之徵若乃與能之交禪錫之會豈伊虛薄所可遵擬昔傅巖佐商秩終上公磻谿翼周名極列伯臣才非半古功愧逮聖獄訟不往謳歌寧歸河之馬圖之寶天無乘龍之錫伏願陛下遺舜禹之心俾臣守巢由之節則道曜日月澤浸飛泳　魏辛毗等勸進表曰古先聖王所以授天命而

不辭者誠急於荅皇天之意副四海之望不得已也

桓階等勸進表曰臣等以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黷

昔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濟而大號以建舜受禪

大麓桑隂未移而已陟帝位所以祇承天命者若此之

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為貴必信於神靈而符

合於天地也　晉劉琨勸進元帝表曰否泰之運古今

迭有宗子有明德曷常不由多難以隆中興故獫狁殘

周以啟宣王巨猾竊漢乃發光武陛下天授至德聰明

神武勞謙恭己早以自牧體伯禽經營之誠行公旦吐握之事上崇勤王之義下垂庇民之量收羅俊乂任賢以能綏爰陜東化流無外戎狄荒服請事率職重譯納貢不遠萬里功高德劭遐邇歸心况陛下道邁太宗勲莫與二且以親以賢義實兼之是以硯敢緣天文人事徵祥之應眛死上事以奉尊號願陛下無常心以羣心為心忘其身以萬物為公則宗廟蒸嘗不替於今逆虜逋寇一討而滅無負於天下無愧於七后矣　又表曰

臣聞台宿在天實承辰極股肱雖卑同體元首臣負乘
前朝過充三吏國之崇替有與憂喜臣聞德合兩儀者
固以四海為公智周萬物者不以一身為私舜禹揖讓
以陟帝位湯武征伐以濟時難彼四王者遘會不同登
受有異至夫外已存物憂世遺躬其致一也期於愛民
治國應變合道以為天下利而已矣況宗廟是陛下之
宗廟百姓是大晉之百姓耶陛下若忽七廟之重拒天
人之心絕而不繼困而不拯則宗廟不歆其禋祀羣生

無所措其手足矣況臣班具臣之列荷累世之恩上懷
國家之統俯絶烏鳥之情者哉昔伍員發怒手撻平王
之墓灌夫慷慨身搴吳濞之旗皆能宣其臣節攄其私
忿戮尸斬將存亡罔恨臣誠無若人之才實有此人之
憤茍得上憑天威展其微効雖隕九泉猶以明白　又
表曰陛下之躬執謙光允恭克讓俛從吏議示總萬機
布曠蕩之詔開自新之路海隅漸惠朔南暨聲有生之
倫咸備嘉慶陛下量包宇宙明侔三辰靈祇稽應華戎

同戴加以王室中微邦基將絶遺民元元屬命陛下陛下以德則無所與讓言事則固所負荷誠宜遺小禮存大務援據圖籙居正宸極上副祖宗之心下一兆庶之望臣聞必也正名前聖大之春秋傳曰名以出信名苟不正則事有不從信苟不立則禮義或愆乃載籍之明誠開塞之所由也　又表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無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

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如綴旒天不悔禍大災洊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主上幽刼復沈敵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絶氣行號巷哭況臣荷寵二世位廁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臣聞昏明迭

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
隱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
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陛下元德通於神
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
天人有徵中興之肇圖讖垂典自京畿殞喪九服崩離
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
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
風既暢則遐方企踵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

之興周詩以為休詠况茂勲格於皇天清暉光於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曽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咏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於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盖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號

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矯抗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

齊謝朓為百官勸進齊明帝表曰臣聞時乘在御必待先天之業神化為皇乃叶應期之運況復湯孫有緒纂堯惟德舊邦佇新復禹歸祉大齊之權輿寶歷孕育

前古昭假四海克酬三靈而嗣命疾威蕃鄙叛渙委裘
御寓彝咼如忽陛下文思體道徇齊作聖翦應龍於冀
州戮長蛇於沮水榮光之瑞昭回延喜之寳潤色天睠
爰發人謀咸贊伏願陛下仰荅靈祇弘宣景命誕受多
方奄宅萬國　陳沈炯為羣臣勸進梁元帝初表曰蠢
爾羯胡遂憑天邑閶闔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
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
康則收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

所以卜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議故江東可立天其祚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功高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息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豈可以少選無君宗社豈可以一日無主　第二表曰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迴遑雖醒醉相扶同歸景亳或謳且誦總赴唐郊陛下俛首潛然讓德不嗣

臣聞星迴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包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則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大非獲已所安明鏡四衢之尊蓋由應物取訓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勲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闕湮亡鐘昺淪覆嗣膺景業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髙廟陛下方復從容髙讓用執

謙尊展其矯行偽書誕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不疑何卜無待蓍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纒霄極宗社不墜繄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太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　第三表曰日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鑒以錫珪之功既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沖宵然凝貌謳歌載馳是用翹首楚人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歸越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即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止蕭王豈謂紹宗廟陛下英威茂

略雄圖武筭指撝則丹浦不戰顧盼則阪泉自蕩地維絶而重組天柱傾而更植縱陛下拂衣而遊廣成登𠆤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萬物何所歸仁况郊祀配天罍篚禮曠齋宫清廟匏竹不陳豈可乆稽衆議有曠彞典

徐陵勸進梁元帝表曰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陛下握符執鉞將在御天玉勝珠衡先章元后神祇

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書斯歸何止堯門之瑞星躔東井時破崤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之俟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正應揚龍旂以饗帝御鳳扆以承天歷數在躬疇與為讓豈可逡巡固讓方示石户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唯見聖人之不仁　沈炯為百官勸進陳武帝表曰臣聞春榮秋落四時所以迭代金行水流五德所以互序昔陶唐告終有虞氏作漢魏禪讓晉宋以之登庸夫有

非常之功有非常之賞能利天下者受天下之利陛下造化之功日用之德褰裳去之物誰仰訢頃五星夜聚八風通吹豐露呈甘卿雲舒簇白狼遠至素雉朝飛天意顯然靈貺可覩　增明成祖勸進表曰臣聞鉏奸去惡式揚神聖之謨附翼攀鱗幸際風雲之會功光前烈德振中興恭惟殿下文武英明寛裕仁孝為太祖之嫡嗣實國家之長君天生不世之資民仰太平之主曩因奸惡逞毒鞠兇禍既覃於宗藩機欲傾於社稷集天下

之兵以相圍逼使國中之衆不能逃生乃赫怒而奮一隅之師遂呼吸而定九州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實由天命之有歸近者悦遠者来爰見人心之有在今内難已平之日正萬方忻戴之時宜登宸極之尊以慰臣民之望臣等忝随行陳仰仗威靈素無遠大之謀竊效分毫之力雖不敢兾雲臺之圖像實欲慕竹帛之垂名　又諸王勸進表曰天眷皇明宏開景運宜正大寶永係萬邦恭惟殿下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禎祥昭應於圖書堯

舜之德湯武之仁勲華已彰於宗社逦因憸邪搆禍毒害宗親輒動干戈幾危社稷乃遵承祖訓奉行天誅以一怒而安斯民備文王禮義之勇不四載而固帝業同世祖中興之功武以翦戡克全皇考之天下文以經緯聿明洪武之典章實天命之所歸豈人力之能強顧俯狥於衆志庶永紹於洪圖其等誼重天倫情深手足荷蒙拯溺得遂生全祇迓龍輿早正天位庶皇考之天下永有所託四海之赤子永有所歸幸鑒微忱毋頻謙讓

登極表增唐柳宗元賀登極表曰臣聞天地泰而聖人出雷雨解而品物榮是以五行迭用水火更其位十葉重光宗廟輔其德殷宗恭默再開成湯之業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體乾繼統主鬯彰孝恭之美撫軍著神武之功欽承遺訓永保鴻業遏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邇之地覩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神胥悅草木皆春煦嫗生成不失覆載況臣謬膺守土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洎乎領鎮沐浴聖澤

優游昌時不獲覲闕庭之禮展臣庶之分戴天荷聖倍萬恒情　王超代李相賀登極表曰臣聞大明繼照雖昧者必昭其視霆雷發聲雖聵者必達其聽是以聖人鼓萬物而耳目咸革感人心而天下太平致理興邦率由茲道伏惟陛下紹累聖之鴻緒冠前王之盛烈祥符薦委景福攸臻纂武繼文重光累洽自宣猷上嗣育德儲闈仁孝表於域中慈儉彰於天下由是餒者思食瘠者思豐留爽咸耀於光明枯朽更延於恵澤顒顒億兆

咸沐惟新鼓舞而四表歡心運行而二儀貞觀臣夙承
朝奨謬列藩條歡忭之誠倍萬恒品　宋真德秀賀登
極表曰炎正中興適際百年之盛真人繼作聿新萬寓
之瞻河海晏清璣衡明潤恭惟陛下天開睿哲神授奇
英朱邸宣猷已慰億兆人之望大横應卜嗣承十三聖
之休袛適文謨仰承慈極紫宸南面時聆任姒之徽音
長樂東朝日致閔曽之德孝以副遺大投艱之託以昭
繼志述事之功臣逖守价藩欣附景運班聯近侍莫陪

獸舞之廷身接遐毗共仰龍飛之造

陳（闕撰人名）賀登極表曰歷數承堯禪千歲皇圖之正謳歌歸舜煥一時帝位之新廟社罔安寰區泰定竊以百年南渡四世中興繼體守文之功固永扶於基緒撥亂反正之略將侵復於土疆人未占以有孚天不言而善應是生上聖以開重明恭惟陛下性德靖淵幾神濬哲韜除外邸隱然天日之姿出入內朝允矣宗祊之望共識五馬之渡誰知六龍之潛迨此承祧決於與子合夷夏之無外慶帝王

之有真佇歌周宣復古之詩并擬元結齊天之頌含齒之衆企足以湏臣猥守京畿欣逢御極風雲從而萬物覩已丕聳於八垠日月照而四時行幸光輝於三輔

元虞集賀登極表曰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歷之歸欣戴云初謳歌為盛欽以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粤在太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欽惟陛下道協彌綸功存綏撫立

長武遵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我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太平人用寧一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覩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明李善長賀太祖登極表曰天生聖智宏開基創業之功運際亨嘉仰濟世安民之主萬方欣戴四海更新恭惟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備聖神文武之德首出庶物卓冠羣倫初無尺地一人之階而致溥天率土之會東征西怨猶大旱之望雲霓外攘

內安措顛連而置衽席兵威所向靡堅不摧德意所加無遠不服平羣雄而僭亂息埽六合而煙塵清拯其塗炭之氓布以寬仁之政四維張而風俗美三綱正而倫理明天命攸歸實茂膺於歷數人心所屬咸鼓舞於謳歌晃旒端拱於宸居華夏統承於正朔乃繼天而立極爰定鼎而建都臣等幸際亨嘉獲叨任使忝居鵷列上祝鴻圖偃武脩文開太平於萬世制禮作樂妙化育於兩間　蘇伯衡賀登極表曰皇穹垂佑誕錫貞符哲后

挺生丕承正統欽惟陛下匹馬渡江六龍御極大明建
國八埏咸囿於昭臨洪武紀元九域同歸於戡定於昭
駿烈有赫鴻猷臣等仰沐恩波叨居翰苑雲從龍風從
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出圖洛出書願啟萬年之文運
尊號表增唐李嶠賀加尊號表曰陛下俯順羣情懋膺
大典垂休光於百代被鴻私於萬族凡在含生孰不慶
幸臣聞太朴既謝旦昏之迹已殊聖道不追王霸之風
且雜雖崇號廣謚遞享於尊名而德薄政衰不光於神

器伏惟陛下承大雲之法紀應榮河之寶籙以天上天下之尊為隆平太平之主不言而理三階正而六氣調不怒而威萬寓清而百蠻服延富壽於和平制雍熙於易簡懷恩慕化之黨候雨占風疇德瑞聖之符非煙若霧青衿詠歎於庠塾黄髮謳吟於衢路固可使堯舜擁篲禹湯扶轂豈登三咸五邁昔超今而已哉嘉號初登殊章備舉鋪帝容而建皇極大寶重光撫乾軸而正坤維洪鑪再造仙渙與祥風俱動湛恩將洊雷並作緩姬

文之獄既削爰書錫漢后之酺且頒戎級滂流之澤出九液而浸羣方抃躍之音自三川而周四海加以崇祇肅於梵宇致嚴恭於清廟申寃舉滯而有善必甄享德報功而無文咸秩規摸粲而洋溢道德紛而布濩豈徒朝野稱慶覩美化之維新故亦神祇降祥見鴻基之載永臣叨延龜組謬分虎符千年有遇更逢開闢之初百辟相歡不預趨馳之末瞻雲路而式忭仰天庭而載佇踴躍之懷企聳無極　白居易代宰相請上尊號表曰

臣等已陳表章請上尊號愚誠懇切聖鑒未回踳地跼
天不勝大願臣聞大道者無求於物物尊而不辭至公
者非欲其名名至而不讓不讓故與天合德不辭故率
土歸心斯所謂應乎天順乎人也伏惟陛下嗣興一德
統牧萬方致時俗於和平納生靈於福壽金革已偃銷
七十載之厲階玉燭方調啟一千年之聖運天人合應
書軌混同而鴻名未加盛典猶缺華夷失望史册無光
此誠君上之謙然亦臣下之罪也今臣所以上啓天意

下酌人情再黷皇明重陳丹懇謹按書曰惟睿作聖又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又經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凡此五者歷覯列辟雖甚盛德莫能兼之伏以陛下自臨大位及玆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可不謂睿文乎削平天下震曜八荒北虜求婚以禀命西戎乞盟而納款威靈所及奔走來賓可不謂神武乎陛下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供養長樂道光化成推而致之可塞天地可不謂孝德乎

故臣等敢冒死稽首上尊號曰睿文神武孝德皇帝伏
惟陛下略撝謙之小節弘祖宗之大猷惟十二聖在天
豈忘繼其志以億兆人為子寧忍阻其心特回宸衷俯
受徽號在元功不為主宰於盛德有所形容煥乎大哉
垂裕無極此實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也　崔元翰請
德宗復尊號第一表曰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
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
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晻然不耀後嗣何觀敝而不揚

羣臣之罪伏惟陛下由正統而臨阼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於地端教化之本制行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合運造化之柄靡有不通成陰隲之功衆莫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其後雖逢阨運尋睹昌期誠我武之埽清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已之義明愛人之仁羣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德退懷大懼謂掩全功五年於茲若墜冰谷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人用咸和俗惟丕變陳師鞠旅無犯塞之虞封疆

畫界無専地之患四海寧謐萬類蕃滋薄刑溢不宛之
聲逋賦蒙勿收之惠西成有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
祥靈貺屢加天恩允荅豈宜固為菲薄以掩盛明尊號
之崇願復如舊　又第三表曰臣等前再上表請加尊
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
愚誠雖竭天鑒未回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
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
始祝融續三皇人為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

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慎古道雖損益或異其於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所以遵有國之令典采上古之遺文察人志於謳謡覩天意於符瑞敢以為請累表陳誠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陛下思成湯之罪已念周宣之側身去徽號而不稱垂炯誡而自儆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於蠻貊戎夷告於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垂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脩庶官以序法令明具教化流行

方内歡康天下寧壹四民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於草木著於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以光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追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老太學諸生黃冠之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

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為大謬伏以恒久之德貞夫一也元始之義善之長也并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淨元默道之妙也睿知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脩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臣等謹稽以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冒昧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

文武皇帝臣等竭其愚悃發於交感庶以回日其能動
天　又第五表曰臣等上援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
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
而未嘗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脩罪戾是憂
冰炭交集臣等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
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
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誡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
期於終始臣等以為去鴻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

而奉承諫之終也造次而未甞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蹈於專所誠者漸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諫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偽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或從扞牧圉或備持戈矛葢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間今者四嶽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宗室黄髮耇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

疏一心之效也羣材序進百職交脩烽燧不驚兵戈以息鑽鑿不用獄訟以清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於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為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例而春秋之義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則臣等得遵先帝之典以違陛下之詔　又第六表曰臣等感謙沖於盛德而私有舊典隳廢之憂懼

煩瀆於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伏以事貴舉其中名惡浮於實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為恭況以祖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道尊教備德博化光奚取於貶損而自卑朴略而太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曰我漢家自有制度諸葛孔明誡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又為執小讓之賢不足以方得禮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

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茲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聖之資合至聖之化戡禍亂制夸狄之武脩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以來俗化斯厚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桎梏不用可謂人皆遷善豈曰俗未勝殘若固辭之所未悟也況於尊號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既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若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

紹復似乎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外臣庶跂履山川思報主恩誓雪讐恥亦欲攄其宿憤表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不彰其事則此等有如未盡不以為歡儻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羣臣不能匡輔之罪是亦未除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爵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羣下之情必深反側伏惟陛下思聿脩無忝之言顧屈己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狥羣心實臣等之至誠實臣等之厚幸　柳宗元

請德宗復尊號表曰某月日諸縣耆老詣臣陳狀辭意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下表者人心已欝安可久違天意實勤諒難固拒撫狀感悅深契微誠伏惟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盛德愈大而謙光益深元化已成而徽號未復遂使神祇缺望人庶怨思沐浴鴻澤者敢懷晷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愧懷憤萬方一心日日以冀遂淹星歲況今地不愛寶致百穀之豐穰天惟降衷呈衆瑞而繁委

汙萊瘠鹵之地混成大田草木蟲獸之微化爲神貺萬靈垂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所大惑矧又兵戎永戢夸狄咸懷煦然長春樂以終日是以耆老等深感聖育踴躍不寧上奉天心跼蹐知懼頻顙闕下顒徯鴻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此皆上元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臣以爲陛下當敬於斯旨不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舉賢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豈可使臣子之效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盡美而無稱凡在

覆載孰不驚惶　第二表曰臣伏以耆老等並發丹誠
將貫白日請復徽號以光聖謨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
禁止遂抗表陳情備述微誠伏奉璽詔批答未蒙允許
衆心尚阻天意未從懇迫逾深戰兢無措伏惟陛下道
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每應朝宗之心而日月
居高久稱照臨之位况復上承天命下覩人誠若堅辭
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
百靈效職此聖之至也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

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道德純被禮樂興行宸翰動於三光睿藻窮於六義此文之備也五兵不試七德咸宣殊方者知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黄龍皓兔甘露慶雲神禾嘉瓜祥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至靈也黎老斑白伏守闕庭鰥嫠童幼謡歌道路此人之至誠也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謙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賤志雖明微誠莫達戴天彌懼履地益慙不任懇迫屏營之至 上憲

宗尊號表闕撰人姓名曰臣聞皇階肇典必本其丕烈明號允屬將御其成功所以開天地命歷之符合人靈慶感之運臣等輒敢上稽天鑒下採人謠瀝懇陳辭冀孚睿聽九重尊秘萬有顒顒誠未動天心如履薄伏惟陛下一德繼統上符十天六龍時乘下壓羣嶽張寶圖以光帝載懸玉鏡以澈襟靈休明會期則百神宜衛清淨子物而萬邦式孚夫陰本於刑陽稱其德以刑則右武以德則尚文今陛下宣威紀功示人以武也創業垂統示

人以文也纂炎唐十一之盛陋宗周八百之期序庶徵於域中推賜履於閫外宇宙至廣每驚符瑞之繁動植殊輕奚答生成之造昔之述夏禹美宣王雖外軼其聲而中未盡善孰若陛下慮深一物精入萬樞發揮盛祉啓迪鴻業自彼元和至於茲歲埽群妖清巨祲率黎崇之不恪剗節枿之方圖或身暴都市或首懸藁街天英神繼不疾而速錐尭伏四罪殷征三年揆之於今彼有慙德固當仰應名實丕陟鴻徽闢乾位於衆帝之文飭

宸耀於惡氣之類豈可抱讓沖之微事曠祖宗之大猷伏願納天人之貺采臣庶之誠昭示至公允塞羣議

韓愈賀憲宗尊號表曰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闕輔百姓耆老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載陳情款懇至再三陛下仰稽乾文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天人交慶日月揚光寰海之間含生之類抃歡踴躍以歌以舞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

不通之謂聖妙筭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神文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隠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筭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剗寇盜宇縣清夸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輳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内無

饑寒四夸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寔相
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講明堂辟雍之事撰太山
梁父之儀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
覲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
不與鳥獸率舞蠻夸縱觀爲此銜酸抱痛負恥且懟
李商隱賀武宗尊號表曰臣聞善言天者必推功於廣
覆善言日者必詠德於大明然後物仰蒼穹人知景曜
皇王擬象今古同規伏惟陛下體天垂蔭法日輪輝弘

上德以纘戎啓下武而應運頃從臨御旋致治平雨順
風調時推順適苗螟葉蟲坐致消亡是以銀甕石碑非
煙浪井神而告瑞史不絶書且獯鬻為災周秦乏策金
行火運不絶於侵陵瀚海陰山幾渝於約誓陛下乃赫
以天威授之宏畧一伐而單于僅免三鼓而貴主來還
滅大邦之仇讐攄累聖之忿憤及晉陽逐帥代馬斥羈
陛下又濬發宸襟委諸廟畫浹辰而前軍就路踰月而
元惡膏碪淨豐派之遺疆舉陶唐之故俗蕞爾潞子僕

生孽童脫繈冀恩止柩拒詔據九折之險有五州之人藪澤逋逃冀土租稅陛下又遠揚神斷深詔徂征合鎮魏之強藩出韓彭之銳將夸其巢窟去彼根株清明王之舊宫復金橋之故地曾非曠歲集此丕功固已至化潛融事光於玉板元機獨運理溢於瑶編況又志切希夸道存沖漠慕遺蹤於姑射載動尭心思順請於崆峒欲勞軒拜將以休有萬齡臨兹兆衆使咸踐壽昌之域俱遊富庶之鄉巍乎煥乎盛矣美矣故得人祇叶欲華

夏均懷顧加尊顯之稱以報裁成之美宰臣等能陳大義允建鴻名伊尹曁湯咸有一徳咎繇謨禹克讃九功述盡善於王猷標具美於帝籙南山稱夀北辰降光永終無極之年長奉上清之號臣幸丁昌運方守洛京空深戀闕之誠不在稱觴之列舉頭見日雖悲千里之遥測管窺天且慶百生之幸

請聽政表增唐于邵中書門下請聽政表曰臣等欽承顧命遵守舊章冐陳至理上喧霄極冀迴三舍以幸萬

方而呼天未聞觸地無厝庶僚何恃而不恐率土何仰而不憂竊以三漢成規備乎六冊六宗遺範列在史官歷羣聖無以易其儀貫百王無以更斯制則知聖人達節而俯就王者屈已以狥時故周發誓師當未葬之日康王作誥繼憑几之辰夫大孝在於述先執禮懲乎廢命所以伯魚止慟稟趨庭之規孝景抑情循易月之制今中夏雖寧而外郊猶警幸屬千年嗣聖九有惟新顧循問豎之初迨今宅憂之日已交朏魄不決外虞普天

率土任重事殷一日暫曠萬務所擁況翌日之詔手澤猶存敢忘導揚以塞恩顧且小大之理須禀聖規聽斷之期已違先旨惟上帝之降命屬陛下以黎元宜以闡皇綱創帝範副靈祇之望悅兆庶之心焉得極蓼莪之哀忽宗社之重伏惟陛下仰思無改之道俯戒在茅之責抑損至情覽決庶務存萬代之圖遺一介之善率繇大道克允至公天下幸甚　林逢宰臣等請聽政表曰伏以萬機事繁不可久曠今則披瀝血誠乞親庶政聖

情哀塞未允愚衷夙夜兢憂是再陳啓伏惟皇帝誕受
欽明夙著睿哲道光王室運屬承天而孝感因心悲摧
過毁萬靈顒若未覩乾坤伏冀思繼體之大猷棄執哀
之小節行帝王代天之法薄曾閔匹夫之情特抑哀懐
俯躬朝政宗廟之業永遂和寧社稷之靈知其允答況
事非為己道本狥公仰惟聖慈俯塞羣望臣等叨逢景
運獲列樞衡昧死竭愚布露丹懇伏紙殞越庶垂天鑒
又表曰臣聞樹之元后以牧蒸人猶日月之照臨不

可以少曠如天地之覆育不可以暫虧故歷代明王取鑒於此必屈已以狥物遂抑哀而從宜期為彝章行於往古聖心哀迫未體至公羣臣憂疑罔知所措伏惟陛下温恭允塞邁德文明承二百載之丕圖當十三聖之大業生靈所屬負荷不輕豈宜直貌棘心蹈小節而自遂寶符神器委大計而未臨且萬機事殷九有望切運當克構政在惟新顒顒蒼生日有所冀伏乞皇帝以安黎庶為念以保社稷為心對越上玄克揚顧命俯從人

願用答天休臣之慺慺實在於此況萬國將至七月匪遥須務山陵以申孝敬在於營奉不可曠違抑有前規固無狥已伏惟特膺順變允叶情文抑至性而副羣誠略小善而彰大道則天下幸甚宇内和寧臣等生忝明時位當樞軸敬同羣品重啓宸嚴悃愊之誠至於死請

又表曰伏惟漢朝諸帝文稱明聖而著易月之典以為後代之法光武已降迄於我唐繼有睿哲之君不無明聖之主豈皆忘殷宗之孝豈盡無陛下之心但以所

守者祖考之丕圖所臨者生靈之重事不敢狥己以屈萬姓不欲申志以蓋百王具在典謨莫得逾越况元和以前十一聖矣皆以孝理化於萬國迭承次守無議改纔伏惟以社稷為心以邦國為念以奉山陵為至敬以安社稷為至勤溥曾閔之誠名篡堯舜之盛業副中外之丹款濟蒼生之血誠臣等備任宰衡時逢昌運荅先朝之眷遇承陛下之文明伏乞俯察愚心允兹羣望期於得請昧死上陳

柳宗元為百官請聽政表曰臣聞

聖凡殊途邦家異禮故王者捨己從物用身許天雖居
達喪猶以事奪皇帝道成鑄鼎仙等馭龍萬姓長號九
有顒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圖爰及宅憂迨兹累
日而孝思罔極尚輟乃懽之言庶政未釐頗闕如絲之
命臣等嘗覽載籍粗知喪紀若成周顧命歷代猶遵西
漢遺詔前王所奉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應期亦用
此法胥以傳授葢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則
不得不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輕黷宸嚴冀

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執喪逾切聽政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為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蒸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節蔑皇王之大猷固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為念奪在疚之懐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御殿表增唐李嶠賀元日御正殿表曰上正三辰下臨萬國事雖舉舊命則維新臣聞聖祖垂訓王者處域中之尊公羊紀時春者為一歲之始載稽故寔抑有典章

近歲以來此禮多闕或事因惜費或時屬告休伏惟陛
下道隆無垠政敷有紀全被發生之徳無非訏合之仁
蒼旻降符黄輿告瑞石碑既見文作太平銀甕旋臻字
成萬歲而又憂勤不輟克責方深精誠旁照於八紘懇
惻上通於九廟仙厨徹味獸館休畋遂使化妖宿爲壽
星變小戎爲餓殍慶由聖感令屬神行爰在新正式脩
闕典彤庭列位丹陛陳儀凝旒而天啓其門服衮而日
升於觀巽風發越兊澤滂沱左右賢臣駿奔多士國無

訣佞擢靈草而不摇朝絶奸邪儆神羊而莫動禮成而退物有其容況以光耀瑶圖丹青玉板輝前映後邁五登三臣竊訪碩儒遠徵舊典帝堯華封之祝唯止匹夫神禹塗山之儀且非元㑹然猶堯有多懼之戒禹存後至之誅在和平而尚乖孰歡呼之可致豈與玆日而得同年臣方守河潼正分符竹不獲躬陳玉帛首率梯航況又甞以藝文叨居禁密雖遠離天上猶近接關西抃賀空深就望無所心馳紫闕非夢寐而不通䰟遶皇闈

羡歸飛而莫及　宋方岳賀御正殿表曰天臨南面於赫當陽星拱北辰惟皇建極離麗於恭嘿無為之後乾行於始初觀政之時恭惟皇帝濬哲睿明廣淵齊聖三年無改父道謙未處於法宮一德克享天心渙已新於大號時乘龍御當宁虎門臣越在侯藩瞻言帝座朝既盈矣勤勞願警於雞鳴夜如何其箴美莫陪於鸞噦

洪平齋賀御正殿表曰閶闔之開皇道曠脩日御之儀鈎陳之衛紫垣肇正辰居之象萬邦星拱百辟雲從恭

惟皇帝繼體守文宅中圖大講朝元之典冊方重於建儲循大歴之規禮將嚴於享帝適逢純吉首飾常居儼負扆以端臨肅奉圭而入覲屹壯泰山之勢歡傳嵩嶽之呼臣心切傾葵職縻分竹願借方寸之地莫遂就堯不違咫尺之天惟知戴舜

李梅亭賀御福寧殿表曰

祕殿昻新昭鴻名而日揭宸居離麗肅龍御以天臨風來南面之薰星拱北辰之所恭惟陛下體元居正圖大宅中福庶民以是訓之彝寧萬國以惟和之政盡力致

孝既畢夏禹之宮脩政攘夸復考宣王之室棟取諸壯
蔀轉而豐鸞聲既便於觀旂鸖駕仍通於問寢誕敷文
德聿觀舞羽於兩階載纘武功式燕躋堂之萬壽臣攝
麾黔鄙馳夢清都四海為家更顧綢繆於牖户萬民安
宅益堅壯麗之山河
批答增永貞元年答宰臣上尊號表闕撰人姓名曰高祖太
宗接千載之統垂無疆之休太上皇承九聖之烈傳奠
大之慶嗣德纘業允武允文弘帝堯之欽明宗玄元之

清靜付朕天下頤神保和至道光於唐虞至仁合於天地卿等虔述休德祇獻鴻名循省再三允符朕志朕獲守寶位丕承睿訓雖嚴恭寅畏不敢怠遑而澤未洽於羣生理未臻於皇極遽言徽號何以當之雖嘉乃誠難遂來請其上獻太上皇尊號宜依所奏凡百卿士當體至懷

元和二年答宰臣請上尊號第三表闕撰人姓名

曰朕獲承丕緒以撫萬邦照臨無日月之明膏潤無江海之浸常恐吉蠲雖備未享於天心教導雖勤未諧於人

欲諒懋菲德敢議鴻名而畧臣宗公羣后庶尹上引祖
宗之丕矩下述黎獻之深誠誠予以處泰而思勞告予
以受名而務實陳以懇迫至於再三先典不可以固違
羣情不可以屢阻與其牢讓而繁飾不若納規而狥公
遂抑至懷勉從來請顧惟不稱兢惕殊深　寶曆元年
答百寮上尊號表闕撰人姓名　曰前上三章皆有報旨推本
帝王之道研究天人之際可謂盡矣能無亮哉朕辭愈
堅來奏愈懇考蓍龜之意酌卿士之心義貴從人事難

狗志然體未濟之象敬慎居方復大畜之文模法往行虞舜勤人以恭己文王事帝而小心自勵則鑒乎殷湯盤銘持盈則戒乎周廟攲器還珠却馬使無愧於前修非食罷臺冀有示於來代率是道也庶無悔乎勉狗羣心祇循祖訓敬允誠請愧惕良深　元和十四年常衮答南省上徽號表曰朕纘嗣鴻業託於王公之上常恐涉道猶淺燭理未明夙夜祇畏罔或寧逸至於法天象以垂制順人心而平亂立刑辟而不峻興禮樂而不倦

簡飭澆浮延納忠直思濟於道保合太和今寰海削平
載櫜弓矢皆頼於輔弼之誠盡規於左右將帥之略宣
力於邦家循省表章請崇徽號武功文德揚美於予用
愧於懐何以及此尚以昆夷未叙邊鄙猶虞不果允從
宜斷来表　長慶二年元稹批宰臣上尊號第二表曰
朕聞天職生植聖職教化天職舉則四時行聖職脩則
萬方理然而天不以行四時為德故蕩蕩無名聖不以
理萬物為功故謙謙不宰顧朕小子獲承丕圖上頼祖

宗之靈下託股肱之力先定鎮冀次來幽燕皆吾日月之所照臨車書之所轍跡失之則有以自愧得之則何足自多況今四海雖清物力方困六戎雖伏邊備尚勞百吏雖存官業多曠萬目雖設紀律未張有此四者不敢遑寧思與卿等夙夜俾乂卿宜為我提振大法脩明政經礱竄戎夸阜康黎庶四者既理名焉用之朕方以臯夔之務委卿卿宜以堯舜之事教我驟加徽號深恥近名循省表章難遂來請　元稹批第三表曰昔齊桓

議封禪管仲驟諫其未宜晉武平江東何曾深惟於遠
馭彼二臣者居安思危之志明而有隱無犯之誠切也
況朕寡德謬膺昌期賴先帝削平之威蒙列聖浸漬之
澤聿來燕冀甫靖華夸既無德而有成寔以祥而為懼
卿等所宜朝夕納誨警予荒寧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而
乃過為溢美頻上鴻名諒多丹赤之誠殊非藥石之愛
汝為予礪為朕揣摩汝為予舟為朕康濟強我懿號不
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名不若居我於無過之地

宜罷來請用副乃懷　元積批第四表曰朕以正月元日祗見於九廟對越於上玄千官在前萬乘在後覩聲明文物之盛望城社宮闕之尊尚念高祖太宗艱難於經營德宗憲考殷勤於丕緒復懼不克負荷以羞前人寅畏嚴恭式冀無過而燕趙厎定戎獯和寧寔惟列聖之休安敢自大其義左右輔弼庶尹師長猥以鴻名顯加薄德三詔執事抑而不行物議逾堅予衷未信四陳章表備引古今且曰告虞之時寧忘繼志問安之下胡

不慰心事有切於顯榮理難從於拘執於戲允恭克讓既見奪於羣情克己為仁庶自勤於三省勉依來奏深用愧懷　白居易答宰相賀德音表曰古先聖王既託人上與百姓同其欲與天下同其憂唯是推心可底於道朕臨御萬國迨茲五年惕厲之懷雖勤於夙夜伏臘之候猶害於歲時思革弊以救災在濟人而損己是用輕刑緩死責己恤貧罷郡國之珍貢省宮殿之煩費延春令而布仁行惠先南風而解慍阜財庶憑歡心以召

和氣卿等或匪躬獻替或悉力弼諧啓沃之間已申霖雨之用燮理之際佇見陰陽之和各宜勉之以輔予理

章原魏曹植慶文帝受禪章曰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后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於先王先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啓處是用降茲福慶光啓於魏陛下承統纘戎前緒克廣德音綏靜内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内為一豈不休哉　又慶文帝受

禪上禮章曰陛下以明聖之德受天顯命良辰即阼以臨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内是以溥天率土莫不承風欣慶執贄奔走奉賀闕下况臣親體至戚懷歡踴躍

謚議原宋顔延之武帝謚議曰以為聖哲同風功美殊稱蓋出乎道者無方故刑於物者不一伏惟道塞人神信通期運愛敬所稟因心則遠英粹之朕正性自天體苞潛躍慮周卷舒龍德在隂雖艱貞而不悶因時而惕故有來其必亨在晉之季皇塗薦阻欃槍干紀璿璣失

馭天鑒靈武民屬聖明不假十室之資不藉百乘之賦首義馳風一鼓靜亂滌除泰階消殄薄蝕斯亮登庸之基經綸之始者也内難雖弭外圖未輯河華海岱負固相望荆濮燕亳俠服交侵眷言帝畿思康王路戎不再駕遺氓即序斥堠之所未羇亭徼之所不譯莫不飾誠請罪款塞來賓故能灑埽中嶽致廟九山神道會昌實命既集損之而益後身愈先既而儀刑帝載揖讓天歷改玉爭文祖班瑞於神宗貫革韔機文武揩笏故宸居

兩楹坐一八表國訓成均之學家沾撫𩜁之仁大美配
天必終之以儉德道固萬葉猶申之以話言允所謂教
思無窮樹之長世取髙上代顧邈前王矣　梁沈約齊
武帝謚議曰臣聞天德平分而四時之名或異聖功一
揆而皇王之稱不同盖跡因隨事名由義立堯臣禹佐
咸率兹典伏惟晝寂窮微含神獨照德茂始裒之主道
冠初耜之君含精靈於五緯駕貞明於三象初九勿用
英氣凌雲負揭日月仰揚霄漢龍姿鳳采煥若麗天登

庸在試盛績雲舉雖屈景潢汙降情尺木而拯世濟民
浚發懷抱昔成湯百家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
前聖後賢重規沓矩震雄圖於九江播靈威於夏汭旌
旗未麾鯨鯢自殞弗勞羌僰之長無待六事之人義等
伐謀功高善陳建有國之符成定鼎之業會朝清明事
資於牧野受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視瞻寢門孝德光備
守器宗祧元良載遠嗣大寶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
平守在四夸威行海内囹圄寂寞禮讓交興八柄馭下

九官咸事臨朝凝黙尊嚴若神風行日烜無思不暢至仁與造化爭流靈威與雷霆齊軌上貫蒼旻下洞淵泉春無淒風夏無苦雨時若罔愆多稔如積三革不累五刃不砥庠塾大啓儒雅雲集訓閲得宜蒐狩有序丹徼青丘之野跂踵反舌之民浮深駕阻迴首革面北夸畏力獻琛內款不藉終軍之使無假絶漠之威嘉祥霧合秘瑞泉涌史不輟文簡無虛日方當垂七曜之旗駕八龍之乘望禮中嶽肆覲羣后造化不仁穆卜愆應慕切

遺弓哀同遏密晦朔不居殯宫將啓勤兹大名宜盡徽極　又齊明帝謚議曰臣聞君德靡二辟王之名不一聖功無爽堯禹之稱或殊兼以拯世寧亂致平未必同道崇墠增祧嘉號不可相襲伏惟自天誕睿英聖在躬皇矣之符夙著烝哉之謡早集賔門納揆天平地成自南自北無思不韙在屬負圖導揚末命值嗣主狂凶人倫道盡宗社阽危瞻烏靡託國難立長亂極治刑四海樂推三靈以睠東向而讓天下功高代入流涕而膺寶

位如就重負日昃劬勞躬親庶事撫辜納隍之念義同
於罪已振民厚下之情無廢於終食聰明神武逖聽邇
聞萬目備張紘綱靡漏御轡不迷寧藉聽於襄野大川
可濟不待備於舟楫崢嶸之下澤靡不懷寥廓之上明
無不燭包以宇宙潤以風雨霜露所交人跡所至百姓
仰之而不知其始萬物用之而罔識其終上庠廢業忽
焉已久三載弗為淪弛將及臨朝引領思隆雅訓貴遊
胄萃俊造成羣方將驅世反本既仁且壽告成東嶽高

宴汾陽造化不仁厭世云及放勲之慕不追負鄉之思空遠殯宫將撤輴軫難留英聲茂實於是乎在　任昉齊明帝謚議曰以為窮神之跡無繼於成名教思所宗言歸於有稱是以則天為大義盡於翼善武功受命理貫於斯文伏惟功高五讓道冠三極愛敬始於揚名孝饗終乎嚴配寥廓大度誕君人之符閨庭小節應軌物之訓歷試允諧納揆時序貽厥之寄義均負圖棖棖惟新歷焉將及於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於西鍾

反獨夫於佚服既而主幼時艱仍離屯蹇應當壁之祥
注息肩之願立德以長紹開中興擬度天行取則乾健
日昃罷朝幽枉必達官曹寂寞囹犴空虛虎門肆義大
足協律嚴廊有縉紳之談鄉塾無横議之士既富而敎
弘此孝治遂使家無蕩子野有栖畒置天下於掌握覽
八荒於戶牖寵微金穴之家恩絶椒風之館天慝民和
祥符總暨故能上變雲物下漏深泉若乃青丘丹陵之
國黄銀紫玉之瑞幽符遠萃詢德報功方將馳道日觀

清宮鳴澤為而不恃髙揖成功百川所以朝宗參辰於焉取正豈所謂中衢均莫縣衡共軌者歟　梁元帝髙祖武皇帝謚議曰臣聞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除虐去殘曰湯謚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雖賤不誄貴卑不誄尊而彰乎名者盛德之嘉號也被於物者治定之實録也斯所以聲名煥乎鍾石昭晰備於管絃者焉伏惟天縱欽明惟睿作聖功超三五聲踰七十仰之彌髙鑽之彌遠載潛載躍乃武乃文先是

木運告終羣后改屬乾維罔構坤紐如崩祧祀阽危公卿旰食九牧有淪胥之悲八表興横流之歎乃凝威黒水表瑞丹陵雲合景從表裏禔福受終文祖允恭克讓知黔首不可以無歸蒼生不可以無主降汾陽之逺志不得已而臨之於是類帝禋宗革命創制禘郊式展殷薦斯潔臨兹大寶化與和氣俱宣扇此王風政與秋霜並肅言懸日月功格區宇不以紫宸為貴不以黄屋為尊政謐刑措民殷國阜虹旌式卷堡燧載清胥象相因

環楛無曠天衢亨泰王道升平南海候風東溟奉貢膏
露凝枝慶雲觸石山開蒼壁地出元珪驃騎把鉞則休
屠款塞太尉抗旌則名王屢角聲教所漸泱靈虵之都
威令所行通燭龍之外開庠建序布濩於成均正俗移
風氛氲於司樂虛納十亂引諒直之規廣闢四門弘招
賢之德青衿知擊壤之性黄髮恣鼓腹之歡加以鑽味
微言研精至道文終所收之典史倚所讀之書無輟萬
機日且千遍馳郁郁之聲表乾乾之德允所謂皇哉君

哉日用而不知者矣方且告成岱嶽鏤升平之玉簡昭事梁甫秘禮首之金繩而文王明夸事侔往冊黄帝橋山痛深前典萬有淪傷三辰掩曜人祇軫慕山海含悲慟切陟方哀深遏密煩寃荼毒貫切心髓風樹不靜陟岵何期思所以欽若九功仰稽七德　北齊邢子才文宣帝謚議曰伏惟聖德光遠神猷弘大初自登庸民譽所集把尺持刀成務斯在百揆載清四門唯穆及天眷既屬人謀所歸鳥獸遷情士女革面敬順天人拱揖羣

后處無上之尊居域中之大禮盛樂脩時和歲稔海内有截天下泰然猶憂勞億兆經營四國同虞舜之巡省若軒轅之靡寧威武紛紜神功四暢怨西以東化南自北臨瀚海以浴兵登天山而紲馬左縈右拂擬歌成章方朝百神於太華受萬國於稽嶺升中增封高拱垂衣而天喪黎庶奄捐四海考妣之慕實被含生稱天作誄抑唯恒數故以名追實盡物未臻其美屈道從制一日可以成名

增唐蘇頲中宗謚議曰臣聞聖人極天下

之蹟以象其物宜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百姓之謂德刑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伏惟皇帝纘武之命允文之基肇承於宥密以至乎緝熙若乃含青雲之符耀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夸險安貞而在潛躍由是恭於三朝服兹四罪傒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而有膺新命既而三年諒陰九族敦叙免喪問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密藏怡若家人之禮約躬而厚物盡下以推人翺翔乎儒雅

之林經營於文章之圃不傷麛卵不夭卉木體仁也行於蠻貊曁於部臺施惠也酌中衢之尊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臻嘉禾神芝日獻於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鉅象歲塡於牧方採原陵之露華感而通夢遂揚昊壇之煙燎嚴以配尊然後心游絶冥神寄愷樂在雲臺之上希夸於真諦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列仙之館豈圖變生氛沴凶遘霄極龍攢既啓鳥耘適慕禮徹三獻北有因山之名法崇二言南有至

郊之議　賈餗敬宗謚議曰定尊號考列聖終古之重事有司宜用大者遠者上質百王之明烈下開千載之成法參天人之意極臣下之誠酌而舉之以正大謚故稱天以誄大莫加焉儆臣得議公莫至焉所謂大者遠者蓋總夫一朝之治化四海之恵澤夸夏之率職元元之受賜皇明所臨之遠近睿斷所繫之巨小何如耳其他茍不足以升降盛德者固得略而不論伏惟皇帝以英睿之資紹膺丕歷啓皇輝於磐石浴聖德於少海每

欽承冊命天下感悅既即尊位孝思踰顯列聖之道率履不違禮行乎郊禋敬達乎宗廟富四海以致養榮兩宮以問安推恩廣愛累霈鴻渥發號施惠洽於百靈而又天資嚴正睿德沉毅時海內承憲宗穆宗威靈德澤之厚朝野無事生人休息初臨大寶委政宰庭春秋至富而遠畜剛辯既閱庶務四聰益達英斷自己任賢不疑故卒能光啓誠明載安天下橫議或熾聖衷愈堅忠勲內外叶贊雄略於是舉兵食之大計示經營乎四方

而不庭之藩首自夸殄礪志奮節視師於朝承風嚮化遐邇聳動夫不怒而威不戰而勝王者之武也惜乎號未光乎天地澤未浸乎四海而變生非慮遐抱天闕生靈之惋憤其可既乎臣謹上稽國典旁考物情約以經義合諸謚法表功節惠庶叶大中　蘇滌宣宗謚議曰皇天平分盛王全用施雷雨之廣澤則庶物生成務恩威之至仁則四海亭育遂使含靈受泰觸類知懷美謚大名固當稱謂伏維皇帝爰自盤維膺兹九五行越今

古仁被黔黎孝惟生知略不代出以天下為已任視宇內於掌中坐朝而不問風霜弭亂而不忺府帑動惟師古慮必歸周聞善若驚去疾務盡前王之美事列聖之令典必擴而行之加以講信脩睦任賢興能思念勲庸則發凌煙之彩繪敦序友于則置雍和之宴錫儆閱才彦則命法官諫官之次對愛惻生育則禁三月五月之採捕一物之不得其宜納隍在慮四方之稍有未泰降食為心命將則千里坐知指縱則三邊克定是以人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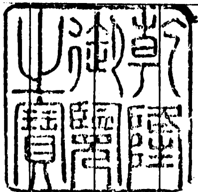
為使物得自安加以西平羌戎南征蠻寇三州七閩之地坦然無虞四征際海之毗晏然自静然後賑廩恤人蠲農命使遠無不肅邇無不安姦宄戢心權豪屏息京輦絶桴鼓之響邊陲無烽爟之虞可謂超三躋五度契踰繩者矣　明楊廷和武宗謚議曰古先哲王繼天立極凡有聖德大功顯被於當時必有鴻名美謚垂示於後世蓋古今之通義臣子之至情自周以来未之有改也然而謚以易名節以一恵要其終而原其始表其大

而著其徽號必稱情揚非虛美稽諸典禮而無愧質諸
鬼神而無疑又先王所以開萬世匪敢私一人者也恭
惟皇帝首出庶物天挺英賢育德青宮講誦不分於寒
暑談經翠幄興衰備覽於古今即位之初躬親理政詔
令之下究極民情纂脩孝宗實録以鋪張丕顯之謨續
成通鑑纂要以繼述先朝之緒再舉尊崇之典孝事重
闈特頒御製之詩睦親宗室屢增額數而嘉重進士之
科創立規條而申嚴武舉之選會時艱之洊至勞聖慮

以多方變起維城釁生藩鎮邊塵驚於河曲烽火達於甘泉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大憝既獲磐宗載安受脤於社而振旅於疆戰勝於外而福生於內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几席之憂弭之於頃刻蕭墻之變撲之於勛勦內外無患是曰聖人威嚴不殺乃稱神武人方薦瘥天未悔禍盜賊滿野流亡載途自青兗以達兩河由楚越而亘西蜀數勤大將累發內兵授成算於九重收坐勝於萬里此則武功之再見也粵自丁丑訖於庚辰屬邊境

之不寧致皇輿之遠狩天戈至止月捷頻聞日轂纔臨風煙頓息豈意南昌之地復為逆狄之圖流言外聞甚於管蔡之惡姦黨内應急於吳楚之謀六飛親征萬軍齊發曾無亡矢之費遂收除蔓之功兹豈人為實有天助此又武功之屢見也念天下之重事在嗣統之得人遠遵皇祖之明訓上承母后之懿旨奉迎聖明付託神器此又漢唐以下人主傳受之明且正未有若今日之事者也臣等竊嘗徧觀史冊所載歷代帝王前啓後承

必有文德以興炳蔚之教必有武功以振恬熙之風漢之武帝唐之武宗皆以聰明果毅蹈厲發揚思欲震殊俗而威遠夷勤耿謨而揚大烈以今方之殆同條而共貫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十五